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 吐鲁番敦煌文献纪略

荣新江

在东京台东区根岸，有一座面积不大，由庭院与楼房组合而成的博物馆，这就是日本私家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多的中村书道博物馆（The Nakamura Museum of Calligraphy）。中村不折（1868—1943）是日本书画家。早年习西洋油画，曾留学法国四年。回国后，又从真壁云卿学习南画。1895年中日战争中任从军画家，获得一册《淳化法帖》，从此开始收集中国书画文物，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作为古代书法的遗品，也是中村氏大力收集的对象。经过多年的努力，他陆续获得了晚清任职新疆、甘肃两地的官员王树枬（晋卿）、梁玉书（素文）何孝聪、孔宪廷等人所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又获得部分日本收藏者的旧藏品，如从曾经旅行陕甘等地的老田太文、旅行新疆的陆军大佐日野强、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以及胜山岳阳、江藤涛雄、黑田久马等人之手，都多少不等地有所收获^①。1936年11月，中村不折以自宅创为博物馆，展出其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以及其他中国、日本古代文物。

中村不折收集品的来历复杂，但他较一般的日本收藏家动手要早，所得也丰富而且多精品。特别是最早在吐鲁番乃至库车等地收集出土文献的新疆布政使王树枬和新疆清理财务官梁玉书的旧藏精品，大多落入中村氏的手中。试检王树枬《新疆访古录》

所著录的一些吐鲁番写经和文书，下列珍贵写本均在书道博物馆中：

六朝写经残卷，即己巳岁（429）写《法华经》，原出吐峪沟，曾炳燠旧藏。

北凉写经残卷，即己丑岁（449）写《某经持世》第一，原出吐峪沟。

北凉《佛说菩萨藏经》残卷，承平十五年（457）书吏樊海写。

蠕蠕永康五年（470）写经残卷，即《妙法莲花经》卷十，梁玉书旧藏。

麹氏所抄《三国志·韦曜、华覈》残卷，原出吐峪沟；

梁萧伟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天监十一年（512）写；

梁大同元年（535）《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原出鄯善。

唐仪凤二年（677）北馆厨牒。

唐久视元年（700）《弥勒上生经》残卷，汜达德供养经。

唐天宝解粮残状，天宝四载（745）文书，库车出土。^②

此外还有许多有年代或没年代的吐鲁番汉文、回鹘文残卷，有的已经装裱成卷，都在书道博物馆。这里与京都国立博物馆同样收藏有较多的北朝纪年写经，但由于其来路可考，学者对其大多数藏品一般都没有疑问^③。

因为是私家藏品，中村不折氏去世后又秘不示人，只有极少的学者曾经看过该馆所藏的个别写本，但对其全貌外人不得其详。1919年日本大藏出版社出版的《昭和法宝总目录》中，收有《中村不折蒐集西域出土墨宝录》。1962年商务印书馆编印《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据《昭和法宝目录》，载录了一份《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列为散录第十二，共著录散0746—0909号，有些一号为一个裱好的卷子或册叶，内有多种残经。

但此目比较简略，有一些写经录出了题记，有的则只有说明而不录原文。书道博物馆藏品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些古籍抄本，在此目上只有极为简单的一个题名，有些广为人知的资料也未见著录。

笔者在龙谷大学图书馆调查资料时，曾见到过一种油印的《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附解说》，题“西域文化研究会复制”，无编写复制年月，亦无编者姓名，据封面的题署，推测是五、六十年代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的成员，从书道博物馆复制来的。这份目录分中国之部和日本之部，前者著录的大多为敦煌吐鲁番文献，且占全目的绝大多数篇幅。在中国之部下，分单独的卷子和年代不一混合装裱的册子两类，在各类下大体依年代先后一一著录所藏写本和印本，从汉魏到五代宋都有。对每一件文书，注记其名称、出土地点、行数、字体、年代、尺寸、题记、原藏者，特别注重写卷书法的描述和评论，似出中村不折本人的手笔。装裱成册的部分，先记册子名称，后注出土地、旧藏者，然后一一著录册中的每一件写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册子的名称下，大多有中文编号，但不连续，现将这些册子的有关情况转录如下：

(一) 北凉写经残卷 壹 王树楠旧藏，收善鄯吐峪沟出佛典断片十六种。

(二) 北凉写经残卷 四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出佛典断片八种。

(三) 北凉写经残卷 五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出佛典断片二种。

(四) 北凉写经残卷 六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出佛典断片五种。

(五) 六朝写经残卷 七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出佛典断片二种。

- (六) 六朝以来写经残卷 八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出佛典断片十五种。
- (七) 六朝写经残卷 九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出佛典断片八种。
- (八) 六朝写经残卷 十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出佛典断片四种。
- (九) 北凉写经残卷 十二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出佛典佛画断片等十二、三种。
- (一〇) 北凉写经 十三 王树楠旧藏，收新疆出佛典断片六种。
- (一一) 北凉写经残卷 十六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三堡出佛典断片二种。
- (一二) 北凉写经残卷 十七 收旧高昌国遗迹出佛典断片二种。
- (一三) 六朝写经 十八 收佛典断片三种。
- (一四) 北凉写经残卷 十九 王树楠旧藏，收佛典断片三种。
- (一五) 六朝以来写经残卷 廿 王树楠旧藏，收吐鲁番出佛典断片八种。
- (一六) 晋宋以来写经残卷 二十一 收吐鲁番出《妙法莲花经》断片三种。
- (一七) 六朝及唐人墨迹 二十二 收吐鲁番三堡出佛典及文书断片八种。
- (一八) 吐鲁番出土古人墨迹六朝卷 二十三 收文书断片五种，四种有王树楠跋。
- (一九) 晋唐屑玉杂卷 收吐鲁番出佛典断片二十六种。
- (二十) 唐武后时写经残卷 王树楠旧藏，收新疆出武周时写经二种。

这些册子的装裱应当在中国时已经完成，因此用中文题名并编了中文序号，中村不折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编号是跳越而不全的。本目录著录大多数册子是王树楠旧藏，若果真如此，则王树楠的作法与同时的梁玉书的作法完全相同^④，而这里也不排除有梁玉书旧藏品的可能性，因为中村不折明确说过他藏有梁玉书的收集品，但本目录中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件是梁玉书的旧藏。据《新疆访古录》所著录的永康五年写《妙法莲花经》，王树楠也为梁玉书藏卷写跋文，仅仅有王树楠的跋文并不意味着就是王树楠的旧藏。书道博物馆藏品的来历问题，尚有许多不明之点，如能公布原件照片，或许有助于说明一些情况。

1990年11月，池田温先生引导我去参观书道博物馆，照例是无法看到库藏的丰富宝藏。当时展出的敦煌吐鲁番写经有五件，今逐录其标目及有关出土地注记如下：

（一）唐时代写藏经目录，吐鲁番出，有辛亥（1911）端午前一日王树楠跋，钐“晋卿”印。

（二）六朝时代写经，敦煌出。

（三）佛说法句经，敦煌出，题“陶庐珍藏”。

（四）延昌二年（513）写经，敦煌出，有庚戌（1910）十一月冬至后一日王树楠跋，钐“树楠之印”、“晋卿”。

（五）律藏初分卷，北魏孝武帝普泰二年（532）写，敦煌出。

其中第（四）件的题记值得一读：

北魏延昌二年写经残卷，出敦煌千佛洞。结体取姿，有一种妍逸之致。卫恒传所谓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者也。末署典经师令狐崇哲。考令狐为敦煌巨族，南北朝之令狐整、令狐熙，皆著称史册，崇哲差其族人也。

庚戌十一月冬至后一日，新城王树楠题于古车师后庭之

寓庐。

庚戌为1910年，距敦煌藏经洞的开启刚刚十年，王树柟已经注意到令狐崇哲的家族及其书法，可谓开以后敦煌书法或敦煌写经史研究的先河^⑤。王树柟及其同时代的中国收藏家，大多喜欢在所藏写经卷子前后裱纸上自题跋文或请人题写，这些文字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来说，这类跋文常常有助于弄清写本的来源，并由此判定写本的真伪。

《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著录的大多数是佛典，这反映了该馆藏品的实态。对于这些佛典，未见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日本佛教界编印《大正新修大藏经》时，曾从中村氏处借抄了一些佛典，如收入卷八十五古逸部、疑似部的有《仁王般若实相论》卷第二（No.2744）、《维摩经疏》（No.2774）、《律戒本疏》（No.2788）、《律抄》（No.2794）、《礼忏文一本》（No.2854）、《礼忏文》（No.2855）、《护身命经》（No.2866）、《佛说决罪福经》卷上（No.868）、《佛说妙好宝车经》（No.2869）、《佛说善恶因果经》（No.2881）、《佛说父母恩重经》（No.2887），在私家当中贡献最大。中村不折本人在《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一书中，从研究中国书法的角度选取了部分写经资料，并抄录一些题记，个别的还有图版^⑥。更有参考价值的是《书苑》杂志的第六卷第九号和第七卷第二号，出版了两辑书道博物馆藏西域出土写经专号，分别刊出62和56幅精美的图版^⑦，收入了大多数中村氏所藏写经的题记部分，极富研究旨趣。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已把所有题记录出，而原图版仍需珍视。第一，我们可以从图版中看出原卷的残痕，这有助于将来与其它写本缀合。第二，一些没有题记的卷子也不应当忽略，它们也是研究佛典、书法等方面的重要资料。第三，根据图版，可以看出一些写卷上的印记，如《深密解脱经》卷第三尾题上钤的“报恩寺藏经印”，与斯坦因、伯希和所获敦煌卷子

上的同印痕相比，没有两样。而永宁元年（301）七月写《十诵律》后，钤有“木斋审定”和“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两印，使人们对这件写本更增添了几分怀疑^⑧。

这些写经题记中，有的可以和其它敦煌吐鲁番文书相发明。如《弥勒上生经》有久视元年（700）九月十五日白衣弟子汜德达供养题记，1958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出阿斯塔那TAM100号汜德达的墓葬，这件写经题记有助于理解墓中出土的汜德达告身文书^⑨。另一个例子是大中十三年（859）正月二十六日明照听写《瑜伽师地论》卷第五十二的题记，其中说到“当道节度……早开河路”，对比其他敦煌文书，方知这是指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率军出征凉州吐蕃一事，题记为隐晦不明的归义军史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年代^⑩。

书道博物馆中藏有一些中国古籍的写本，十分珍贵，《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著录的有：

- （一）《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九章至五十二章，北魏写本，敦煌出。
- （二）《抱朴子》内篇第一，敦煌出，孔宪廷旧藏。
- （三）《郑注论语》，存颜渊、子路二篇33行。
- （四）《郑注论语》，学而篇29行，敦煌出。
- （五）《南华真经》天运品第十四，唐写本，敦煌出。
- （六）《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二，唐写本，敦煌出。
- （七）《春秋左氏传》昭公六年。
- （八）《春秋左氏传》昭公五年，敦煌出。
- （九）《搜神记》，敦煌出。
- （一〇）《三国志》吴志第十二虞翻传，晋写本，吐鲁番出。
- （一一）《三国志》吴志第二十韦曜、华覈传，鄯善出。
- （一二）《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晋写本，祿在上述《六

朝及唐人墨迹》册中。

其中(二)罗振玉1923年写有跋文,称“卷藏皖江孔氏,乃割第一篇以赠定州王氏,余二篇又以售于海东^⑪。(三)的图版和释文收入金谷治《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⑫。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中,影印了(六)的首尾所存“敦煌县印”和原藏者龚煦春跋,跋文称:“此卷乃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彰明苏子培任敦煌典史时所得以寄其弟季培者……绵竹冯春翘以余留心古跡,乃为余介绍以归于余。”^⑬跋文写于1912年,不知以后又经几人之手而入中村家藏。(九)先由罗振玉校录于《敦煌零拾》,后收入《敦煌变文集》下卷。(一〇)、(一一)两件的研究详情,可参看片山章雄先生《吐鲁番·敦煌发现的〈三国志〉写本残卷》^⑭,此不赘述。这些古籍写本十分难得,因此也至为珍贵,有五件被列为日本的“重要文化财”。

书道博物馆所藏部分官私文书,早在1940年就由金祖同刊布在《流沙遗珍》一书中^⑮。书中共收25种文书,有的一种文书包含几件残片。前为原件影印,后为录文和考释。内容有西州各级官府公文,如牒状、户籍;有当地百姓或僧人的契券、春衣历、领物条记等等^⑯,虽然金氏的录文和考释今天看来有些问题,但其所刊布的图版却长期以来嘉惠学林,使得其中的《北馆文书》可以和龙谷大学藏卷联系起来^⑰,也使我们从中找出与英、俄等处所藏开元九年长行坊文书相同的材料。

在《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中,还著录了一些畏吾尔文,也即回鹘文写本和印本,这类材料在王树枏旧藏中就有不少。中村不折氏作为书画家,对这种西域胡语当然不会主动去刊布,但他与通回鹘文的西域史专家羽田亨教授有交往,现藏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两册题为《中村不折氏所藏》的回鹘文写本照片集,大概就是羽田亨教授得自中村氏的。庄垣内正弘先生根据这

个影集，发表了《中村不折氏旧藏回鹘语文书断片的研究》一文，刊布了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两种忏悔类的文献、《白伞盖陀罗尼》，它们都是王树枏的旧藏品，有王氏庚戌（1910）二月朔日题记：“右刻本畏吾儿残字，旁以梵字音注，盖其种人皆读佛书者也。庚戌二月朔日，晋卿。”^⑧庄垣内先生刊布了这个跋文的图版，旁有回鹘文残叶。同样的跋文和回鹘文残叶实际早就刊布在中国画研究会编《艺林旬刊》第五期（1928年2月11日）上，跋文左侧也有回鹘文残卷。该图版的上面，还有另一幅带图的回鹘文残卷图版，也有王树枏的跋文：“余初得畏吾儿画像，有身而无首。越数月，吐鲁番人有持出土残经见售者，中有一像首，取而合之，适为一人。天下事凑合之奇，因缘之巧，真有莫之致而致者，数百年残缺之物顿成完璧，岂梦想所能到耶！庚戌仲春，仲父记。”仲父即王树枏，推想这件文书也在书道博物馆。至于京大影集中另一件较长的《慈悲道场忏法》写卷，庄垣内先生别刊于纪念葛玛丽八十寿辰的论文集中^⑨。

书道博物馆居日本私家收藏敦煌西域文献之首，惜其至今没有对外公开，许多情形目前尚不得其详。

注：

①中村不折《新疆ト甘肃の探险》，东京雄山阁，1934年，5—7页。

②《新疆访古录》，1918年刊。

③参看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有关书道博物馆藏卷各条。

④参看拙稿《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1992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1992年9月。

⑤后来的研究，可以举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说》一文为代表，见Akira Fujieda,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II”, Zinbun, 10, 1969, pp.24—27.

⑥上中下三册，东京东西书房，1927年。

⑦两辑分别于1942年和1943年出版。

⑧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75页，No.32。

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221—227页。

⑩参看拙稿《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107页。

⑪《松翁近稿》，213页；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北京，1979年，259页。

⑫平凡社，1978年。

⑬福井市福井汉文学会，1966年印行。

⑭片山章雄《吐鲁番·敦煌发见の〈三国志〉写本残卷》，《东海史学》第26号，1991年。33—42页，图一。

⑮此书《敦煌丛刊初集》第五册有影印本。

⑯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重新校录了部分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出版。

⑰大津透《大谷·吐鲁番文书复原二题》，唐代史研究会编《东アジア古文书の史的研究》，东京，1990年，96—104页。

⑱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东洋学报》第61卷1.2号，1979年，01—029页。

⑲Masahiro Shogaito, "Ein uigurisches Fragment eines Beichttextes", Scholia · Beitra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nnemarie von Gabain Zum 80. Geburtstag am 4. Juli 1981, ed K.Rohrborn & H.W.Brands, Wiesbaden 1981, pp.163—169+1 pl.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